

我的第一个教师节

吴素荣

今年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38个年头，但第一次过教师节的情形，依旧历历在目。

那年，我读师范二年级。课后，语文老师宣布，为庆祝我国首个教师节，学校将组织演讲比赛。这次演讲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关于教师节的文章，由语文组负责筛选，选出谁的文章谁就参赛演讲。

为了能争取到这个机会，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。

第二天的课间操时，语文老师喊我和一位男生到他办公室，吩咐我俩尽快熟悉稿子，用普通话演讲。听了老师的话，我紧张起来。因为那时候，我们很少有人会讲普通话，我也一样，满口的浑源话，现在却要当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演讲。我偷偷瞅了瞅那位男生，他也一脸愁容。

语文老师笑了：“别怕，这不就要教你们嘛！”

我俩跟在老师的身后，准备去他办公室演练，迎面撞见了班主任，他停下来问：“干啥去？”

“他俩准备参加演讲，我叫他们过来练练。”语文老师抢先说。

班主任盯着我俩，压低声音对语文老师说：“为啥不选个普通话好的？”

“我这不正要教他们吗？”

“不行！我担心咱们班拿不到名次。”

“系里明确规定，谁的稿子谁讲！”

“你就不会变通一下？”

“这——应该是我们语文组的事吧？”

班主任没再说话，回头看看我俩，倔倔地走了。

“老师，您要不选个普通话好的同学吧。”我放慢脚步，想打退堂鼓了。

“不怕！他们都和你一个水平。这几天好好练，准能行！”

两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演讲比赛说来就来了。这天傍晚8点半，演讲正式开始。

直到现在，我都记不起在当时有多少同学演讲，他们讲了些什么。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不是一次两次，但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我静静地坐着，一直惦记着自己的稿子，想着语文老师指导过的地方：哪里停顿、哪里重读、哪些字读翘舌音……我一遍遍默记，生怕一上场忘了，会辜负老师的期待，甚至丢了班级的面子，手汗将纸张浸得软塌塌的。

忽然，一个室友拽了拽我的衣角，示意我往后边看。我扭头，看到语文老师，他微笑着，冲我点头。

当时天黑沉沉的，我的心里却瞬间亮了。

马上就该我上场了。再回头看时，语文老师已站到了我们队列旁边。我把稿子收好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

“喀嚓！”突然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，偌大的礼堂顿时漆黑一团。喧哗声中，听说是雷电击中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变压器。

不一会儿，主席台亮起了手电筒，有人大声说，演讲就此结束，因为来电还需要一些时间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：一边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，一边又为没能演讲有些失落。毕竟，我已有了充分准备，也有了足够的信心。

如今，每到教师节，我还是会想起那次演讲赛，想起语文老师闪亮的微笑。

而在漫长的从教生涯中，每次看到学生某方面的长处，感受到他们的迷茫时，我也会像我的语文老师一样，及时地给予他们鼓励、支持和帮助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是身为教师的意义所在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师者如水

贾志强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在每个时代，老师都是一股清流，涤荡着世间的尘埃。

最早对老师的认知来源于母亲。

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，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，她把爱给予一代又一代的学生，在村里，母亲的好有口皆碑。她也有过调到城里工作的机遇，但她选择了放弃，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干就是一辈子。当教师的母亲一世清贫，到姐姐们出嫁时，都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嫁妆。

后来，我发现，不只是母亲，所有老师似乎都是一般模样。

我初中在镇上的中学就读，教室后面便是一排教师宿舍，老师家都不大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，与其他家庭不同的，可能就是多了一些书籍。



教师节快乐

拿到暑假家访名单，看着小洲的名字，我皱起了眉头。

小洲上初一，是教师办公室的常客。他学习很吃力，作业不完成，测试不及格，课堂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你若批评他，他木讷着一张黧黑的脸，让班主任头疼不已。

小洲家是家访的最后一站。在与他的母亲电话沟通后，得知附近正在修路，需要从滩地里绕行。她让小洲过来给我们领路。

不久，小洲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了，鸣笛后一个潇洒的转身，只见他娴熟地左拐右拐，完美地避开了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洼，我们的汽车跟在后面上下颠簸，仍跟不上他的速度。

“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中学生骑摩托车，他这又当耳旁风了！”我在心中暗暗生气。

到了一个岔路口，突然出来一辆轿车，我们正着急怎么会车，只见小洲返回路口，跟司机边说边向我们指一指，小车倒回去了。小洲向我们潇洒地招招手，又绝尘而去。嘿，这孩子，有点意思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是怎么说服司机的呢？

路越来越难走，我们和小洲商量后，决定在鱼塘边等他，他回家把暑假作业拿过来。

和鱼塘主人打过招呼，我们在鱼塘旁的树下休息。“突突突……”农用三轮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天！小洲这次不骑摩托车了，他开了一辆农用三轮车！这也太不把安全当回事了吧！

小洲扶着妈妈走过来，将作业交给我们，又木着一张脸站在旁边。我们一边检查作业，一边和他妈妈了解他假期的表现。

那天在鱼塘边，我们谈了很久，用时超过之前所有的学生。后来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什么是优秀学生，什么又是问题学生。

他的作业不出所料，字迹潦草，错误率

见惯了老师的清贫，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屏蔽了所有的师范院校。

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有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事情时，我忽然发现，对老师而言，清贫只是一种表象，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，面对红尘诱惑，他们安贫乐道，恪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。

如果要加一个注解的话，水，便是对老师最好的诠释。

师者如水，润物无声，用清泉般的智慧灌溉着荒芜的心灵，传道授业解惑，耕耘着祖国的未来。

师者如水，启智育人，洗去世间的蒙尘，让孩子们看到世界的阳光和美好。

师者如水，从善如流，温润如玉、谦谦和诣的君子风范，令人如沐春风。

师者如水，润泽万物，所到之处一视同仁，无论是参天大树，还是卑微草芥。

师者如水，从不趋炎附势，单薄的身躯里自有傲视群雄的风骨。

师者如水，一往无前，朝着既定的目标滚滚向前，化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师者如水，用潜移默化的力量，让时间证明，每个孩子都会开出艳丽的花朵。

上善若水，师者如斯。

如果岁月可回头，我愿回到高考的前夕，把所有的志愿重新填写。

如果有来生，我愿作一滴水，如你一般，用生命浸润这个五彩的世界。

家访

贺楠

高，还有大片的空白。但是从鱼塘主人和他妈妈的口中，我认识到了另一个小洲。

小洲家在河滩承包了50亩地种植黄桃。暑假正是黄桃成熟的季节，小洲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和父母去地里摘桃装车，再驾驶三轮车送往冷库，下午4点又去地里忙活。不久前，妈妈不小心崴了脚，他承包了洗衣做饭的家务，毫无怨言。到后来，他甚至能够单独押车去冷库，从容地和老板们讨价还价。鱼塘主人看着小洲每天驾驶三轮车“突突突”地来去数趟，忙碌不停。

假期里，我们家访过很多学生，他们上着各种各样的辅导班，学着各种各样的特长，游山玩水。他们大多成绩不差，但毫无例外，他们都是家里的小皇帝、小公主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对于小洲，我不知该怎样评价。

那天回来的路上，我不停地问自己：什么是教育？我们要教给孩子们什么？除了成绩，我们是否遗漏了太多？一直以来，我都自诩不会以成绩优劣区别对待学生，可不知不觉中，“成绩决定一切”的错误观点已经深植于我的内心。

我想，我们每一位教育者都不应该忘记，教育不仅仅是知识能力的灌输，更应该人格品质的培养。他们的诚实、正直、孝顺，他们的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、关爱弱小，难道不比成绩更重要吗？每一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可复制的人才，有自己的个性与闪光点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用爱心呵护，用耐心引导，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

教学这条路，我要走的还很长很长。我不会忘记有个叫小洲的孩子，他给我上过一课，摘掉了我的有色眼镜，提醒我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。